

日本的“命名”與焦慮

連城 □自由撰稿人，廣州記得三浦展的《下流社會》中文版出來後，身邊不少人紛紛將自己和書中列出的二十條測試條件對照，比如“月收入總比城市收入水平低1000元”，“每天上網玩遊戲的時間越來越長”等，夠條件和不夠條件的都會會心一笑。隨後，我們見到國內的報刊雜誌就紛紛套用“下流社會”，全然不顧其針對的是特定的日本社會的內容。於是乎，“下流社會”從一個日本熱門詞，變成了中文熱門詞。同樣例子的還有“御宅族”、“腐女”、“萌”，它們都首先是通過某本書、某套日劇、某本漫畫，而從東瀛流入到華人世界。像我身邊，就有不少朋友，男的紛紛自稱“御宅族”，女的就叫“幹物女”，一見可愛漂亮的事物，就“卡哇伊”、“好萌啊”不停。東瀛的流行詞匯，像日貨一樣，迅速登陸，占據了國內城市白領和小資的口。也許我們可以換個意思來表達，那就是，原本因為無法確定自己身份和生活狀態的小資們，因為有了這些日系的“命名”詞匯，對於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焦慮彷彿風吹雲散，欣欣然將自己和這些“命名”對號入座，仿佛找到了一個安全的港灣。

湯禎兆的《整形日本》，是對日本的種種“命名”現象系統地進行梳理的一本書，現在的《命名日本》更上層樓。《整形日本》出來時，有心水清的專家預言，日本的“命名形象”，實則是日本的一些社會學家為使書暢銷，而面壁虛構的一些詞匯，若以之代替日本社會的真實現象，則正中他們的下懷了。誠然，“M型社會”、“下流社會”命名的發起人確實說過，這些他們自創的名詞。但是，像“御宅族”、“腐女”、“萌”則不僅是一種命名，實在已經成了無疑的社會現實，更進一步，成了一種文化。當你發現日本的“御宅族”、“腐女”所創造的巨大的文化產值時，你怎麼可以輕易地將“命名”視為一種無關痛癢的觀念？

不妨將日本人熱衷於“命名”的現象視為是一種“日本人論”的現代版。在世界上，也許沒有比日本人更敏感和焦慮於自己身份的民族了，南博的《日本人論》一書，網羅了明治維新到1990年代初期近五百本關於日本人論著，正是一個明證。

同樣地，繼《整形日本》之後，《命名日本》探討了近年來日本社會流行的熱門詞匯例如人妻、女子鐵道迷、女高中生、落水狗、化妝狂、巨乳、購物狂、腐女子、老頭、武士道、足球、欺凌、百貨公司、感淚、效外、AV等，正可視為日本人近年來如何透過命名，來把握身處變化極快的社會安頓身心的一種策略。在此意義上，“命名”並不僅僅是社會文化研究者為成名走紅炮製的名詞垃圾，它其實也是一種文化場域各種勢力表達和爭持的象徵。透過社會學家和文化評論家對這些詞匯的命名、販賣和消費，以及社會各階級的回應、認同、爭持或探討，人們也許能找到在動蕩多變、日新日異的文化潮流當中釋放焦慮的方式，同時尋求一個相對確定未來的方向。“命名”並不只是社會學者標新立異的獨家觀念，它也成了社會各界的角力場，在此各自爭得各自的表達空間。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整形日本》和《命名日本》超越了一系列速食、短視的關於日本文化的論述書籍，也不是為“哈日”風潮煽風點火。**湯禎兆**的立意，正如《整形日本》所述的，在於“點擊日本，側擊香港”，更進一步地說，從日本的“命名”風潮，側擊華人文化世界，引發我們對文化產業、文化視野的思考。**湯禎兆**在《命名日本》的後記中語重心長地指出：“所謂文化輸出大國，其實很重要的前設是要有一整體的結構性視野。舉例而言，日本不可能僅憑歌舞伎或是茶道俘虜人心，文化的輸出同樣需要不同產業的配合營運，才可以匯聚成創作上的爆發力。要成為文化輸出大國，首要條件是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底線限制，而這一點看來始終是我們的禁地。”仔細反思日本“命名”文化，其實對我們可以提出不少啟發。

“命名”文化的多姿多彩，大概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產業多姿多彩的表現，**湯禎兆**更指出，要成為文化輸出大國，成為潮流思維上的領導者，就要接受一切正反可能的效果。日本人對“人妻”、“巨乳”、“AV”的“命名”熱潮，大概會為我們這裡的正人君子所不齒，而日本人恰恰能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超越好壞和高尚與低俗的分野，成就思維觀念上的振蕩和文化上的創新。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化，恰恰缺乏這樣的觀念和思維的交流、碰撞和刺激。

延伸閱讀

本書既對日本電影的黃金時代進行了盤點，也對當今活躍于的日本電影生態有扼要的描繪，兩者都以電影人(主要是導演)為經緯。作者將日本和中西各界就日本電影發表的最有見地或最新穎的觀點加以整理，通過對它們的詮釋、引證、援用、駁斥、協商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獨到的觀察。一方面，**湯禎兆**的觀點豐富了我們對導演和其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湯的觀點和眾家的論點的並列，構成了對導演更為全面的認識。

□連城

《日本映畫驚奇》，**湯禎兆**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29.00元。

